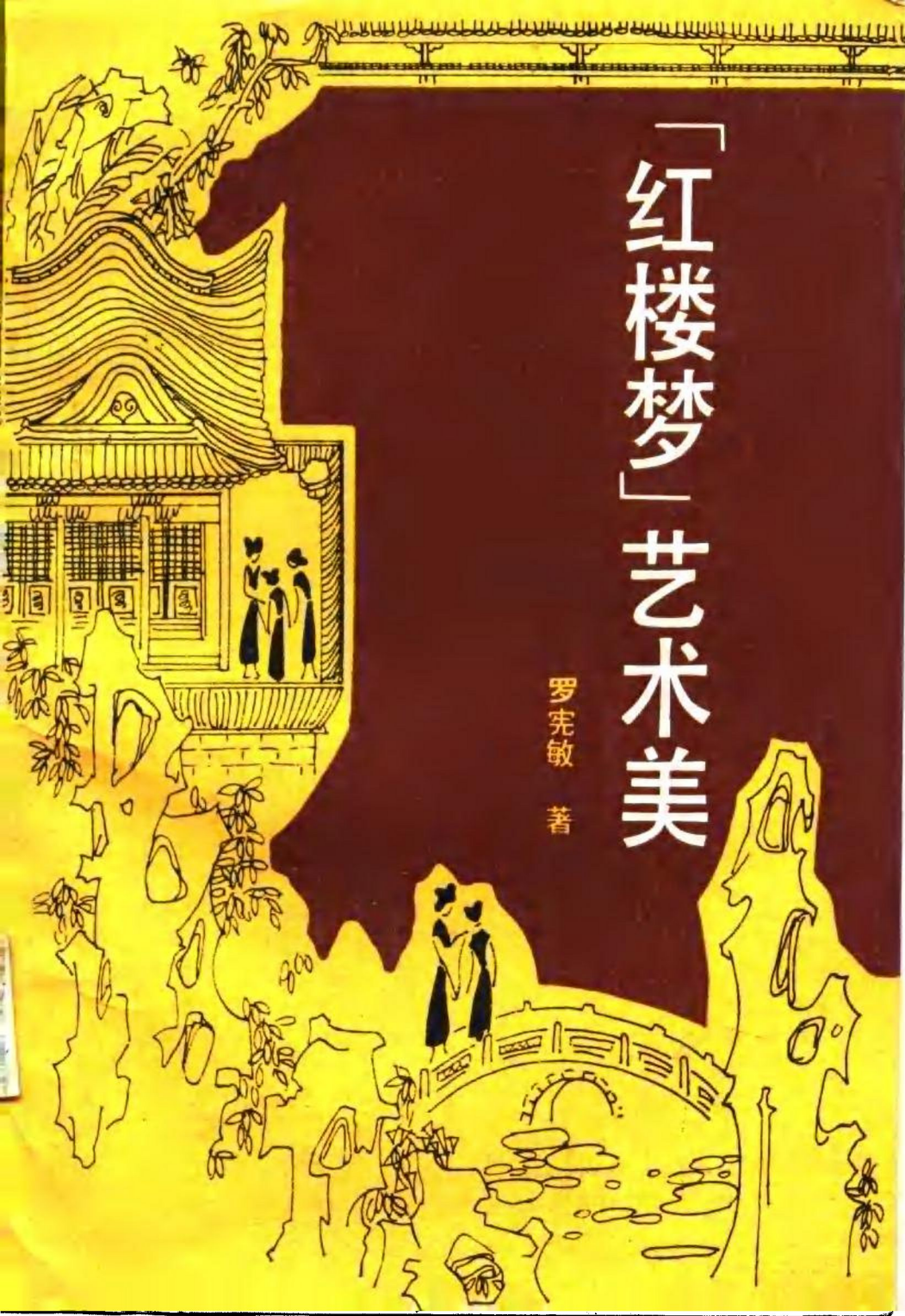


「红楼梦」艺术美

罗宪敏 著



251

《红楼梦》艺术美

罗宛敏

责任编辑：周小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76 000 印数，1——3000

ISBN7—5404—0298—9

I·232 定价，2.50 元

目 录

《红楼梦》人物形象的立体美·····	(1)
《红楼梦》的情趣美·····	(25)
《红楼梦》的含蓄美·····	(52)
《红楼梦》的情节美·····	(70)
《红楼梦》的细节美·····	(89)
《红楼梦》的景物美·····	(109)
《红楼梦》人物的形态美·····	(130)
贾宝玉潜在的心理活动·····	(154)
潘金莲与王熙凤性格之比较·····	(180)
《红楼梦》的喜剧特征·····	(207)
《红楼梦》的“特犯不犯”艺术·····	(231)
后记·····	(251)

《红楼梦》人物形象的立体美

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也象西方文艺一样，走过了一个由类型化到典型化，即由单质到多质、由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由《水浒传》开其端倪，《金瓶梅》扩其波澜，到《红楼梦》最后完成，并且达到了至今还难于逾越的高峰。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虽然孟子所谓的“充实”，是要求把仁义道德原则扩充到人的容色言行等各个方面，但他毕竟已将人格的完满充实视为美了。可见，丰富充实，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进行审美判断的重要审美标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就更不满足于单纯美，而要求于丰富美了。《红楼梦》的问世，正好满足了人们日益提高了的审美要求。它以一系列无比丰富复杂、充实完满的性格系统，紧紧地攫住了读者的心灵，给人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这是曹雪芹完成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是《红楼梦》创造的最高的美学价值。因此，探讨《红楼梦》为塑造丰富充实的典型性格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应该成为当代红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正是拟从这个方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美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在我国，性格化典型刚好成熟在文人独立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不再借用民间故事和历史题材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它说明，只有当作家完全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出发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出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塑造出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水浒传》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写的大多数人物都是早已定型化了的，所以，它就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金瓶梅》走的也并不甚远。因为，它的主要故事和主要人物，都是从前人那里借用来的。西门庆、潘金莲，都还只有淫秽和恶行的递增或扩大，并没有超出他们的原型。这就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必须从生活出发，才有可能塑造出性格化典型。《红楼梦》能为读者刻画出那么多独具丰神异采的艺术形象，其成功的秘诀也首先在这里。

曹雪芹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彻底打破了按照固有的框架和现成的模式以营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旧传统，完全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亲睹亲闻”的人物作为描写的对象，“实录”下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活动和“正邪两赋”的气质风貌。因之，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无论是正面形象或反面形象，其思想性格、心理活动、情感世界都显得异常丰富饱满，一个个都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矛盾，组成多质、多维、多向的性格系统，是活生生的人，有真实生动的立体感。

首先，曹雪芹突破了“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

完全是坏的”^①模式，写出了人物的多种性格要素。对正面人物能够不溢美，不隐恶，力图展现他们性格的丰富性；对反面人物也能不丑化，不掩善，尽量写出他们多方面的性格。这样，他塑造的人物就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而往往是好坏兼有，善恶具备，美丑并举，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使读者在评价人物时经常产生各种歧议。宝玉、黛玉、宝钗、凤姐，我们已分别在别篇文章里谈到，这里不再说他们。且说贾母吧！

贾母曾被人称为高踞于“宗法家庭的宝塔顶”的“太上皇”，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早就变成了宝玉所说的“鱼眼睛”。但我们读《红楼梦》，却并不觉得贾母总是那么可厌可憎，死寂无光。有时甚至还会喜欢她。因为，在曹雪芹的审美意识里，贾母并非仅仅是一位封建家族的最高统治者，只具有某种阶级特征的抽象品。曹雪芹曾经给她冠以各种称号：“老太太”、“老夫人”、“老祖宗”、“老太君”、“老菩萨”、“老寿星”，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包蕴着不同的性格内涵，概括了贾母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但它们又均离不开一个“老”字，无论哪一方面都烙印着老年人的特征，具有质的规定性。可见，贾母首先是作为一位“多福多寿多儿孙”的老祖母，活跃在曹雪芹的审美意识里的。当然，她又同时是赫赫扬扬已历百年了的贵族世家的老祖母，而且是封建末世里“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行将衰亡的贵族世家的老祖母。这样，她的性格世界就必然包含了三个层次：以老祖母的慈爱为底色，又溶合进了贵族气，并且染着“末世”的特点。正是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组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性格要素，使贾母的性格表象呈现出多层属性，表现为不同的系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统质，有恶也有善，有丑也有美。

作为“老菩萨”、“老祖宗”，贾母仁慈宽厚，惜老怜贫，疼爱孙儿孙女。她怜惜清虚观的小道士，嘱咐府上的人“别吓着他”、“难为了他”，并命贾珍给他些钱买果子吃，与凤姐的凶狠打骂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一见刘姥姥就甚合了心，留刘姥姥住下来，“两宴大观园”盛情款待，更接济了刘姥姥大量的金银财物。她百般溺爱宝玉、黛玉，竟为此而带头破坏了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纲常。黛玉初进贾府，王夫人叫黛玉疏远宝玉。贾母却让他们“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结成青梅竹马的亲密关系，孕育出纯真深厚的爱情。她更不让贾政逼着宝玉读书写字，放纵宝玉“闲消日月”，寻欢作乐，任情恣性，促成了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发展。她又富于才智，风趣乐观，常与凤姐凑对说说笑笑，为大家带来一阵阵欢乐。这些，难道没有反映出一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难道不应该被看成是砂砾堆里闪光的金箔？它们都既是善的，也是美的。

可是，贾母的所有这些性格表象，又渗透着多么浓重的贵族气啊！如她对刘姥姥的怜惜里，就分明透着一种居高临下、舍赐施恩的优越感。而且，在处处炫耀着家族的奢侈豪富，频频夸诩自己以含饴弄孙为福的养尊处优生活。虽然，她并不象凤姐、鸳鸯那样将刘姥姥当“女篋片”捉弄，有时还出面制止她们的恶作剧，但凤姐她们为的是讨好她，让她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她也很难辞其咎。她对宝玉的溺爱里，更是贵族气十足的。她让宝玉驻足在女儿国，每日里锦衣玉食，珠围翠绕。一出门，必定要有人为宝玉拢马捧鞭，引前护后，她才放心。这样，贾母的这些性格表象，就具有了二重的性质。不作具体的分析，就很难判断它的善恶、美丑。就是她的其它言行，也

都表现出了这种二重性。她陈词辨谎，“破陈腐旧套”，虽不离封建主义立场，却也说出了一定的真理。她保护鸳鸯虽带着个人的目的，但毕竟没让鸳鸯成为贾赦的玩物，使鸳鸯赢得了抗婚的胜利。对此，我们也是很难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作出或是或非的判断的。

贾母已逾古稀之年，又适逢封建末世，家族亦处在衰败没落中。其时，封建宗法制已然土崩瓦解，王纲解纽，伦常颓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贾母才不顾“三从四德”的封建纲常，夺过儿子的大权，把以贾政为首的正统派排斥在一边，组成了以她为核心的“三驾马车”，牢牢把握着这个家庭的最高权力，一味追求享乐，过着最奢侈的生活。她无视，甚至放任贾门的不肖子孙纵欲行淫，认为那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替他们开脱道：“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她更处处偏袒凤姐，为凤姐行凶作恶大开绿灯。在这里，我们不仅获得了封建末世王纲解纽的信息，也嗅到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气息。

曹雪芹从不同的层面，揭示出贾母的各种性格要素，构成了一个有善有恶、亦美亦丑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系统，这就必然使读者获得立体的审美感受。

曹雪芹的脚跟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把人物形象当成活人来描写，他就不仅能写出性格的丰富性，还必然写出情感的丰富性。因此，我们读《红楼梦》，都会觉得它里面的人物，情感世界是那么繁富宏博，深邃悠长。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欢笑和眼泪，快乐和悲哀，激荡着多种感情波涛，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一样。

黛玉的感情基调是悲。但她的悲声，就是由无数涓涓细流

汇成的，往往交响着怨、恨、惧、妒、哀等不同的音色。第三十二回，黛玉听了宝玉赞她从不谈经济学的混账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觉滚下泪来。”此时此际，黛玉的胸中冲击着多么复杂的感情。她悲喜交集，疑惧叠生，嫉钗怨命，哀孤伤病，各种情感汹涌奔流，外溢为流不尽的泪河。除悲而外，黛玉也还有青春的欢乐、爱情的幸福，还常常因吟诗夺魁而骄矜，雅谑得趣而生笑，讥讽嘲人而自得。

贾母的感情基调是乐。她金玉满堂，儿孙绕膝，多福多寿，终日以享福取乐为务，常是欢声笑语不绝。但是，当贾府走向衰败没落，家道日益艰难，需要靠当押这位老祖宗的金银家伙来维持日用开支时，她的笑声便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勉强了。她为细米也要“可着吃”，发出了“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粥来”的慨叹。凸碧堂赏月庆中秋，贾母想着当年人多热闹，伤感今日人少凄凉。听着呜咽悲怨的笛声，她更“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可以断言，在曹雪芹的后半部原稿里，贾母的伤悼哀戚定当与日俱增，展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红楼梦》里的人物，心理活动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曹雪芹在竭力写出人物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同时，也竭力写出人物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他自称《红楼梦》是一部“大旨谈情”的书，

他所谈的“情”就包括了大量处于人类心灵世界潜意识层的感性欲望。其中，尤以贾宝玉的潜意识活动表现得最为活跃、强烈、突出。对此，我在《贾宝玉潜在的心理活动》一篇中作了论述。除宝玉外，黛玉、宝钗、凤姐等等，甚至连一些着笔不多的次要人物，也生动地表现出许多潜意识活动。小红这个人物，更是一出场就燃烧起了感性欲望，潜意识表现得非常活跃。

小红上场于第二十四回，适值贾芸在外书房等候宝玉的时候。她初见贾芸，抽身便躲；得知贾芸是本家爷们后，不仅不再回避，还“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贾芸见小红生的“细巧干净”，“说话简便俏丽”，一双眼睛也直瞧她。这对青年人一见钟情，本能欲望开始蠢动了。第二天晚上，小红趁怡红院的大丫头们都不在屋里的机会，主动给宝玉递了一次茶，因而受到了秋纹、碧痕的嘲骂。这位自恃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显弄显弄”的姑娘，在遭了秋纹等一场恶意后，“心内早灰了一半”，自料今后势难在怡红院插的下手。“正闷闷的，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复去，正没个抓寻。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红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红玉听了，忙走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贾芸。红玉不觉的粉面含羞，问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吓醒过来，方知是梦。她在怡红院受到嘲弄，高攀宝玉的愿望无法实现了，一颗心便转移到了贾芸身上。但这种对象的转移，还仅仅是一种潜在的欲望，尚未上升为自觉的意识。当她一进入梦境，这种潜在的欲望便活跃起来。然而，她与贾芸毕竟还是初识，对贾芸的情绪记忆并不

很深刻、强烈，对他的期望尚相当模糊朦胧。所以，即便在梦里，她的感性欲望的宣泄也还是相当有限度的，并没有完全冲破理智的阀闸，失去控制。她尚含着少女的羞怯，当贾芸上前来拉她时，她便回身跑开了。

梦醒后，小红“翻来复去，一夜无眠”；天明起来，也懒于梳洗，独自倚在栏杆上出神。因为梦的诱发，她的感性欲望在继续燥动，情绪越来越强烈，并且上升为对对方的思恋，进入到了心理活动的前意识层次。随之，她的内心搏斗也剧烈起来。一方面，炽热的感性欲望驱使她去接近贾芸；另一方面，理智的规范又在牵制、约束着她。她面临着一种选择，进退两难，欲罢不能。小说对她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有很生动的描写：“那红玉见贾芸手里拿着手帕子，倒象是自己从前丢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的。”“这件事待要放下，心内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却相对时，红玉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情欲与理智，在剧烈拚搏，向着两极运动。她犹豫不决，神魂不定，懒吃懒喝，情态恹恹，内心在痛苦地挣扎，表现出前意识层心理活动的鲜明特点。经过这样长期的煎熬，小红最后终于作出了勇敢的抉择，挣脱了理智的拘缚，通过坠儿与贾芸换帕定情，使情欲升华为行动的意志，进入到了有意识的活动。

在曹雪芹的八十回原稿里，小红是位着笔不多的次要人物，对她言行的描写更少，但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个中奥秘，就在曹雪芹生动地揭示了她的心理活动的三个层次，描写了她由潜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流程，从而表现出了她的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

《红楼梦》里的人物，既有丰富复杂的性格要素，又有丰富复杂的情感要素，还有丰富复杂的心理要素，它也就达到了个性化、典型化、立体化了的最高艺术境界。

二

类型化典型，所以会成为“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令人觉得扁平单薄，除了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外，还在这种单一的性格特征仅有数量上的递增，而没有从“千变万化的情况里”，“从许多关系的整体中”，“在一切环境和情境中从一切方向表现出来”，“展示出它本身的丰富性”^①。如曹操的奸诈多疑，主要见于多次杀人；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皆表现为战斗中的出奇制胜；鲁智深的见义勇为，均显露于多番“大闹”；武松的神勇过人，就展现在几次“醉打”。他们的性格或动作，都只向一个方向，作出同样的表现，仅有简单的重复，数量的增加，而没有向多方面作出多样性的表现。因此，黑格尔要求：“所表现的尽管只是一种情致，这一种情致也必须展示出它本身的丰富性。”^②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个作家如果能够把一种性格特征描绘得丰富多采，这样的人物形象就应属于性格化典型，同样具有丰富充实的立体感。他认为，索福克勒斯塑造的悲剧形象和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所写的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即是这种只有一种情致得到多方面表现的典型。

《红楼梦》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世界，具有丰富复杂的多方面性格；同时，人物诸方面性格——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

性格特征，又都得到了多方面的表现。对此，何其芳同志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他们的性格复杂性和各个方面是通过先后的重点不同的描写来互相补充，来完满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最突出的特点却是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甚至贯穿全书；而由于事件和行动的差异、变化，我们读时又完全不感到重复，这样这些人物就自然而然地给予我们以不可磨灭的印象。”^①这说明，《红楼梦》人物起主导作用的突出个性，都在各种场合和情境中，以形态殊异的不同形式，多向多维地表现出来，具有空间上的无限广延，显现为无比丰富生动，丛生多彩。如宝玉的“迁想痴情”，黛玉的多愁善感，宝钗的端肃冷峻，凤姐的歹毒奸恶，湘云的英豪阔大，都莫不如此。

曹雪芹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一是从客观情势出发，让他们不断地与环境之间发生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作用，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二是从人物性格本体出发，着意刻画出人物多种多样的神情意态，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出他们的主体性格。前者有如凤姐的歹毒奸恶，后者有如湘云的英豪阔大。

如同她的许多其它性格要素一样，凤姐的歹毒奸恶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她面对着不同的对象，处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她对奴婢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协理宁国府，有人来迟了一步，凤姐喝命打了她二十大板，还要革她一个月的银米；在“变生不测凤姐泼醋”这回里，她不仅给了小丫头两掌，而且

^① 何其芳：《论红楼梦》。

拔下簪子向丫头嘴上乱戳，“讯家童”时，她一口一声“糊涂忘八崽子”、“忘八蛋”、“猴儿崽子”的混骂，要兴儿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这是从虐害奴才的方面，以审讯惩治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摆出泼妇骂街的架势，诟骂赵姨娘“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她申斥贾环是“下流狐媚子”，威胁说要揭下他的皮，早晚让贾琏用“窝心脚”窝出他的肠子。——这是从鄙视庶出的方面，以谩骂威吓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初见刘姥姥，摆出一副高贵尊荣的傲慢态度，第二次则把刘姥姥当作“女篋片”，百般捉弄取乐。——这是从作贱贫穷者的方面，以拿人取笑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大闹宁国府”，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揉搓啐骂；对贾蓉更又打又骂，一迭声咒他“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这是从诟骂兄嫂子侄的方面，以施展哭闹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毒设相思局”，毫不费力就断送了贾瑞的性命。因为，贾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触犯了贵妇人的尊严，“合该作死”。——这是从诱杀卑下者的方面，以色相媚人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象防贼似的防着贾琏，是有名的“醋罐”、“醋瓮”、“醋缸”，不仅多番讥嘲他，还曾跟贾琏泼醋大闹，出手打了鲍二媳妇和平儿，并且一头撞在贾琏的怀里，又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这是从嫉恨丈夫的方面，以撒泼放赖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恣意弄权，活活拆散了一对知义

多情的恋人，害死了守备公子和金哥。而且，“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这是从贪财害命的方面，以行情受贿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她调唆张华“告琏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买通都察院，操纵官吏，把官司玩得象走马灯；又“弄小巧借剑”杀了尤二姐，密令旺儿治死张华以斩草除根。——这是从玩弄权术以维护既得的权势地位的方面，以借刀杀人的方式，表现出凤姐的歹毒奸恶。

够了！仅从这几个方面，读者已经对凤姐的歹毒奸恶，有了多方位的认识了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史湘云的英豪阔大，同样是很丰富多采的。曹雪芹抓住她的这个主体性格，用各种不同的情态，从各个角度展露她的性格特征，“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性显现于丰富多采的表现”^①。

她睡觉与别人不同，样子很不老实，“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用她的睡态，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她胸无城府，言谈爽快，行事果决。凤姐见了演小旦的戏子，说她模样“活象一个人”。宝钗、宝玉都猜着了，但宝钗“不肯说”，宝玉则“不敢说”。唯独湘云心直口快地说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急使眼色制止她。她为此生了气，马上命小丫头翠缕收拾好衣物，说：“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用她的快言快行，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

她的穿着也与其他女孩子迥别，“只爱打扮成个小子 的样儿”。大雪天，“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袖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 肱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 麂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黛玉因此说她“故意 装出个小骚达子来”，象是孙行者。用她别具一格的服饰打扮， 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她“割腥啖膾”，与宝玉大吃大嚼烧鹿肉，并自诩为“真名 士”，指斥别人为“假清高”。用她在吃喝上的超凡脱俗，表现出 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她吟诗作词，常是抢快争先，大喊大叫。“芦雪庵争联即景 诗”时，她一会“站起来”，一会“扬眉挺身”，一会催着别人， 诗思敏捷，又不肯让人，“竟是抢命”一般，一人独得十八联， 数她联的最多。用她吟诗作词时的风韵神采，表现出她英豪阔 大的性格。

她笑起来也特别纵怀恣肆，尽声尽情。或笑的“一口饭都 喷了出来”；或笑的“连人带椅都歪倒了”；或“笑的弯了腰”， “伏着已笑软了”；或“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用她的笑姿 笑态，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她吃醉了酒，独自“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 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 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 是笑，忙上来推唤挽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唧唧 说：‘泉香而酒冽，玉盃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 却为宜会亲友。’”用她的醉态，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她猜谜行令也能独出机杼，机趣横生。第五十回，她用文雅的〈点绛唇〉词牌，编出的却是“刁钻古怪”的“耍的猴儿”谜：“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第六十二回，湘云乱叫着与众人划拳行令，她不仅说了个“淌断了肠子”，“故意惹人笑”的酒面，还一边吃着鸭头，一边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引的众人越发笑起来”。用她在猜谜行令时的巧于谐谑逗趣，表现出她英豪阔大的性格。

凤姐的歹毒奸恶，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从众多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湘云的英豪阔大，则通过各种不同的情态，显现为多种多样的表现。但它们都同样丰富充实了人物的性格，对构成人物形象丰富充实的立体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性格化典型，不仅需要写出性格的随机性，使人物的各个性格面得到丰富多样的表现，展示出空间上的广度；而且需要写出性格的变异性，让人物性格不断转化、变异、发展，造成时间上的深度。《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显得如此丰富充实，也在他们的思想性格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着的，是一个经常处于自组织运动中的动态的开放系统，打着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鲜明轨迹，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性格发展史。

《红楼梦》以前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大多是静止僵化的。如诸葛亮、吴用的足智多谋，张飞、李逵的鲁莽威猛，关羽、武松的神勇过人，西门庆、潘金莲的淫秽糜烂，都是生来如此，无论客观情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年龄怎样的增长，也